



栀子花

开时



ZHIZIHUAKAISHI

许冬林 著

中学生必读励志类经典美文
中考作文素材类优秀作品

作者曾多次命中中考作文及阅读理解原题



哈爾濱工業大學出版社
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

栀子花
年时



许冬林 著

中学生必读励志类经典美文
中考作文素材类优秀作品

作者曾多次命中中考作文及阅读理解原题



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
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栀子花开时 / 许冬林著. —哈尔滨: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, 2017.1

(全国中考语文热点作家作品精选)

ISBN 978-7-5603-6271-7

I. ①栀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60138 号

策划编辑 张凤涛

责任编辑 王晓丹

装帧设计 恒润设计

出版发行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

社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复华四道街 10 号 邮编 150006

传真 0451-86414749

网址 <http://hitpress.hit.edu.cn>

印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 12 字数 177 千字

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603-6271-7

定价 25.00 元

(如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,我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第一辑 在露水里养一个清凉的自己

- 养一畦露水 /002
- 村有杏花 /004
- 寻你,然后不见 /006
- 千年紫柳 /008
- 老冰棍 /010
- 少年读 /013
- 想起草药 /015
- 半旧 /017
- 父亲的年 /019
- 老墨 /021
- 山有桂子 /023
- 栀子花,旧庭院 /025
- 桐花如常 /027
- 沙家浜的芦苇 /030
- 我这江北的雪 /032
- 月亮堂堂 /035
- 优雅的女子 /037
- 一棵野桃树 /039
- 乡间桃 /041
- 天下母亲,无不自私 /043

第二辑 在时光的绿荫下独享一份闲寂清美

- 青 /048
水墨春雨天 /050
外婆的紫苏 /053
粉 /055
未识绮罗香 /057
观音 /059
书下乘凉 /061
知母,知母 /063
戏台 /065
时间的忧伤 /067
读佛书,对美人 /069
纸日子 /072
少年酒 /074
风声 /076
独活 /078
有一朵花,叫野蔷薇 /080
夏日长 /083
少年芦笋 /085
劝农 /087
流光容易把人抛 /089

第三辑 在大雪的磅礴里读英雄的悲情与豪气

- 哪一段青春不荒唐 /092
多少城市,只在遥望中 /094
春如线 /096
仓皇风雪天 /098
前世慈姑花 /100
那躬身的一吻 /102
立眉 /104
还是读书可靠 /106
五月,五月 /108
缘断水墨 /110
栀子花开时 /112
一条河流的行走 /114
阳光千万里 /117
陶人 /119
岁月河 /121
那个男人 /123
冬应无雪 /125
只要三分容颜 /127
是是非非的吐丝 /129
山居岁月 /131

第四辑 在茶前,与美好相遇相拥

芭蕉过雨绿生凉 /136

年羞 /138

陪着昙花盛开 /141

三寸金莲 /143

童年小镇 /145

有茶 /147

与竹为邻 /151

中秋晓月 /153

遍地神仙 /155

彼岸 /158

雨水 /160

腊月 /162

人间月,西塘桥 /164

书法之冬 /166

浮云游子意 /168

朝颜 /170

花开得意 /173

无俗心 /175

兰亭序呀 /177

绍兴的骨 /179

素手把芙蓉 /182

吾来看汝,汝自开落 /184

第一辑 在露水里养一个清凉的自己

养一畦露水。在露水里养一个清凉的自己。

生命短暂渺小，唯求澄澈晶莹，无尘无染。让美好持续，一如少年时。

养一畦露水

露水是下在乡村的。只有古老的山野乡村，才养得活精灵一样的露水。

童年时，在露水里泡大，以为露水是入不得诗文的，直到读《诗经》里的《蒹葭》才开了心窗。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古老的风情画呈现于眼前：雾色迷蒙，芦苇郁郁苍苍，美丽的女子在露水的清凉气息里如远如近……

我的童年里也有睡在苇叶上的露水，但那是另一种风情。生产队里养着一条褐色水牛，农忙时节，孩子们大清早起来割牛草。我和远房堂姐相约着，去村西河边的芦苇荡里割草。卷起裤管下去，脚下的软泥滑腻清凉，芦苇一碰，露水珠子簌簌洒一身。从脖子到后脊，到前胸，露水的凉意在皮肤上蔓延，还似乎带着微甜的味道。苇丛里的青草又长又嫩，几刀便可割一大把，有时还顺便割一把细嫩的水芹，算作中饭菜。出了芦苇荡，几个大青草把子拎在手上，一路滴着露水。我们的头发和衣服，也被露水打得湿透。仿佛洗了个露水浴，脸上、身上、眉毛上、眼睛里，皆是露水。白露未晞。白露未已。

那时候过暑假，晚上不爱在家里睡觉，而是在平房顶上露宿。堂姐、堂哥、堂弟，叽叽喳喳的一大群，自带凉席，都来我家的平房顶上睡觉。我们简直成了原始部落，月光为帐，星星为灯，感觉自己就那么睡在天地之间，也像草叶子上的一滴露水。到后半夜，露水重重地下来，裹身的毯子又凉又软，翻个身，贴着堂姐的后背，听她说断断续续的梦话，窃窃想笑。星星在耳边，垂垂欲落，虫声、蛙声都已歇了，四下阒寂。满世界，只剩下了露水的清凉气息在流散、漫溢。露水里睡着，露水里醒来。清晨下房顶，常看见邻家的瓦楞上结着蛛网，蛛网上也悬挂着露珠，亮晶晶的，在晨风里摇摇欲坠。

暑假一过，初秋早晨上学，我穿过弯弯曲曲的田埂，也是一路蹚着露水去学校。到学校，一双小脚泡得又白又凉，嫩藕一般，脚丫里有草屑和碎小的野花。

那时候，我常提着凉鞋上学，到了学校后，才下到校前的池塘边，洗掉脚上的草屑和野花，将一双被露水洗得格外好看的小脚插进凉鞋里。有时不舍得插：是露水让一个乡下小姑娘拥有了一双不为外人知晓的好看的脚。

成年之后，我庸庸碌碌，在家和单位之间来回折返，过着千篇一律的两点一线式生活。有一日，我读《枕草子》里写露水的几句，才想起自己似乎好多年没看见露水了。忙时只顾着抬头往前赶路，快！快！闲时只想饱饱地睡会懒觉，起床时，草木上的露水已经遁形。以至以为：露水，是只下在童年的！

当然不是。露水一直在下，下在童年，下在乡村，下在有闲情闲趣的人那里。

《枕草子》里写露水的笔墨多而有情趣，而我最爱玩味的是这一句：“我注意到皇后御前的草长得挺高又茂密，遂建议：‘怎么任它长得这么高呀，不会叫人来芟除吗？’没想到，却听见宰相之君的声音答说：‘故意留着，让它们沾上露，好让皇后娘娘赏览的。’真有意思。”读到这里，我恍然觉得游离多年的一片小魂儿给招回来了。养花种草，不是目的，是为了给一个闲淡的女人去看清晨的露。烽火戏诸侯，裂帛博取美人笑，都不及人家种草来养露水的风雅。

我读着《枕草子》，不觉痴想起来，痴想有一天，能拥有一座带庭院的房子，四围草木葱茏。院子里，种花种菜种草，一畦一畦的。清晨起来，临窗赏览，看一畦一畦的露水，都是我养的。

养一畦露水。在露水里养一个清凉的自己。生命短暂渺小，唯求澄澈晶莹，无尘无染。让美好持续，一如少年时。

点评



此文曾被选为中考试题。文字清新，露水一般的清涼气息扑面而来。作者采用彩线串珠的结构方法，将与露水有关的书里书外的事情一一写来，表达了热爱自然、追求美好纯洁人生的情怀。

村有杏花

杏花的气质，很像是邻家小妹。

隔着幽凉的二十多年光阴回眸看去，她疏淡，清美。

每年春天，去山里看桃花，桃花烂漫到放肆。回程的路上，总会在心底想一想杏花，像怀着越轨的相思。杏花不曾看。杏花似乎太远了，远到隐居在中国画里，在唐诗里。

想起曾经看过一个画家的作品，是水墨。淡墨扫几笔过去，扫出三五重远山，远山推挤着，拱出一座略微湿重的近山。山脚下，卧一村庄，赭墙墨顶，至简至朴。难忘的是墙角斜倚一树杏花，浅粉色的花朵点点簇簇，乱纷纷，似乎好轻，风一起就能抹去。风未起，那杏花还开在宣纸上，透着少年的清涼，和江南的湿意。

那是杏花。

我固执地认为，画家以水兑就的曙红，极淡极淡，染出的，一定是杏花。是的，不是桃花。桃花太冶艳，太热烈，太容易骚动。桃花缺少淡雅，缺少内敛，缺少一种静气和远意，缺少一种少年岁月所特有的凉意和萧淡。

台湾女作家朱天文的小说《柴师父》，难忘里面一句：“如果他不是等待那个年龄可以做他孙子的女孩，像料峭春寒里等待一树颤抖泣开的杏花，他不会知道已经四十年过去。”是啊，杏花就是这样一个清涼的少女，等待，她如远如近。等待这样的女孩，如同等待一块绿洲，如同等待悦耳的乡音。然而，青春到底是远了，等待中，青春到底不能复活。女孩去了比利时，说是下个月回来，回来后她会再来吗？只有她少女胸乳的软凉还似乎袅袅于他的手指之间，提醒他，杏花已经开落，青春已经远走，只剩下这暮年岁月的寂寥和杂乱。

到池州去，去杏花村，去唐人杜牧喝酒的那个杏花村。秋日晴和，烟树满晴川，立在杏花村公园里，一阵恍惚。眼前的砖墙、杏树、未凋的绿草、未浅的池

塘……一切皆陌生，陡然间，又觉得如此熟悉。果真是一个杏花的村，植了那么多杏树！仿佛唐代的一滴墨，落进了宣纸里，洇开来，又漫漶又生动，便成了眼前这“杏花春雨江南”的园子。

遥想千百年前的那个清明，草木萋萋，山花绽放，诗人杜牧一身青衫来踏青，想想谪居生涯，离家千里，自是惆怅几分。恰此时，春雨纷纷而下，路上行人，或冒雨，或撑伞，相携赶路。瞧瞧自己，无伴，无伞，青衫半已软软地湿了，怎么办？喝酒吧！销愁，也取暖。酒家在哪里呀？问吧。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是遥指啊，远，可是也能看见，冒雨走一截就到。杏花村，不远不近。

要感谢这青山林泉之间，有一座盛开杏花的村子，感谢黄家的酒店，收留一个内心微凉的诗人，在清明，在酒后，由他散发他灵魂的芬芳。这芬芳的诗句，也像是杏花，萧淡又圆满，凄迷又清凉。

时间之河里，杜牧已驾舟杳然，但《清明》诗还在，杏花村，所幸也在。秋阳融融，沐浴其中，身在杏花村，觉得自己也仿佛被杏花的气息濡染，虽然杏花早已开过。我觉得自己也成了一株摇曳在唐诗里的植物，是草本植物吧。又绿又柔软，又轻又透明，颤颤地，像少女在晚风里，素白裙子轻轻摆动，与杏花为邻。

可是还不够，还想在来年春天，去一趟杜牧的池州。看水波潋滟，看照水的杏花，在春风里婆娑盛开。

如果一个人的魂魄可以像裙子一样脱下又穿起，我多么想，让魂魄游离，穿在一朵杏花上。我多想在一个露水微凉的晨晓，在一个古意尚存的村子，做一朵旧年的杏花。多年之后的你呀，看没看见，我都盛开。风来不来，芬芳和清凉都在。



此文曾被选为中考试题。文字烂漫，颇有灵性，如“如果一个人的魂魄可以像裙子一样脱下又穿起，我多么想，让魂魄游离，穿在一朵杏花上”。作者用古典雅致的语言赞美杏花，赞美杏花疏淡清美的气质，表达了渴望化身为杏花的美好愿望。

寻你，然后不见

读书读到一段旧事。

说的是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，在一个雪夜，忽来兴致，竟从山阴家中出发，披蓑泛舟过剡溪，去寻访好友戴安道。待至戴家门口，却转身吩咐回舟而归，不敲门，不会友。人问其故，答：“乘兴而来，兴尽而返，我又何必见安道呢？”

有时想，若安道那夜，在那一个美好的雪夜里，燃一只烛，置一副棋，开了门，有心无心地等一个有兴致的友人，那么会是怎样的一幕情景呢？是把酒，言欢，吟诗作文，然后抵足而眠？终归只是我庸常的痴想罢了。这寻友，但不求一见的一桩逸事，实在是够洒脱豁达的。回去，好一片白茫茫的辽阔山河啊，雪迎雪送，尽兴则已。

有约不来过夜半，闲敲棋子落灯花。这是等人不至的自在悠闲，在古人伶仃的身影里，不见也总是别有一种境界。

想起自己的一桩旧事。那年冬天，我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踏上那座长长的桥，想去寻找心里的那个人，想和他在桥上相遇。我裹着紫色的长丝巾，丝巾的一头遮住了我长长的发，和冰冷的大半张脸，另一头在风里高高低低婀娜地飘扬。我想，那个人是知道我偏爱紫色的，他若看见风里的一片紫色的云朵飘过，他该知道那是我啊。哪怕，只是看见了我的背影。

我一个人走完那座长桥，然后一个人回来。桥上的石柱，扶去是寒的，桥下的芦苇敷了层白霜，也是寒的。也记得天上是有阳光的，像糊了层旧报纸的老式灯。我回望桥下那一片渺茫的流水，转身回去，来来往往的路人，他们不知道我心里的忧伤，包括我心里的那个人也是。可是，我还是一个人寂然地回来，不肯寻到他的面前。我想，寻找了就够了，能遇则好，我是不强求一见的。那样的一个冬天，我心里沉沉地装着一个人，然后在人群里寻找，我的内心，我的时光，已

经是丰盈的了。

有人说，人生就是不断和自己邂逅，能和自己相识久处交心的人，都是和自己灵魂相近或某些地方相似的人。那么，寻找一个人，其实就是在寻找自己，或自己的一部分。红尘是拥挤的，又是寂寞的，目光自千万人的头顶掠过，难能寻着一根值得栖落的寒枝。能有一个人，让自己想起，让自己起兴去寻找他，已经足够幸运。能有一个人，让自己隔着岁月经年，在泛黄的纸间寻找他的字迹，在午夜寻找他当年的笑脸，已经足够美好。未见的那一点遗憾，就当是清茶的那一缕苦香。

千百年前王徽之的那个雪夜，千百年后的我的红尘，因为有过不在乎一见的一寻，都变得美妙、芳醇。寻你，但不见，像寻找秋天的人，脚步已经踏上了洒满阳光的落叶，已经周身是秋的浓香，秋的声息。

寻你，纵然不见，我的人生已经大尽兴了。

点评



此文曾被选为中考试题。文章构思新颖巧妙，从古人的一桩风雅旧事，写到自己的一段情感经历，从而提炼出主旨，发人深省。

千年紫柳

在海拔一千米之上的高山沼泽里，紫柳，生长了一千多年。

时间像一条体形细长正在修炼的小蛇，蟠了身子，一圈一圈，在紫柳黝黑的躯干里，禅坐成纹理缜密的年轮。在人迹罕至的高山密林之间，这些紫柳，它们仿佛是秦汉时守边的老将军，白髯飘拂之间，依然不失那一股铮铮的英雄气。

在夏日浓醇的阳光里，我踏在一条蜿蜒穿过沼泽的木桥上。木桥窄窄的，田藤一般窄，这样的窄，是只合一个人驻足流连，不适合众人喧哗对谈的。赭黄色的木桥，仿佛祖传的已经泛黄的白丝带，牵引着我就这样走进古旧的时光里。

左边是斜了身子的紫柳，右边是佝偻着脊背的紫柳，眼前是紫柳，身后是紫柳，我的心倏然紧起来，只觉得身在营里，四下里尽是一股腾腾的兵气与豪气。我历来都以为柳的性别是属于女性的，可是紫柳是个叛逆，它似乎是不甘心混迹于裙钗。是的，这些紫柳，都是阳刚的男人，是壮年至于暮年的驰骋在疆场的风沙霜雪里的征人。

停了步子来看，它们的叶子，并不十分茂盛。有的是只在干顶上有疏朗的一丛，风可以展开腰身从枝叶间经过，星光也可以像白鹭似的一群群从树叶里落下来，在低处的草叶子上敛了翅。有的已经老得放浪，脱尽枝叶，只光光的一截屈曲而嶙峋的干杵在眼前，然后发笑似的在根部又发出矮矮的一丛绿叶来。那些叶子的形状，也是男性式的浓眉。跟西湖边的垂柳叶子比起来，垂柳的叶子细长单薄而纤弱，是女性的眉。而紫柳，它的叶子是稍微拉了拉的椭圆，颜色深碧，质地比垂柳的要结实浑厚。在晴空下，绿蜡一般，灼灼反射着一团团饱满坚实的亮光来。

在紫柳园，我几乎没有看见一棵笔直生长着的紫柳。它们，或斜或倒，有的已经空了心，有的也枯了梢头，孤零零的干，远看，是国画里一笔怆然折转着的老黑。恍惚中，我仿佛看见，在一个浓云密布如大军压境的黄昏，狂风叫嚣翻过山

头,扑向这一片紫柳园,一棵紫柳繁茂的枝叶被收缴而去,一棵紫柳黝黑粗壮的干戛然断折,雷电的白刃唰唰砍下,剖开另一棵艰难站稳的紫柳的身躯。是啊,狂风来过,雷电来过,干旱来过,生存已经多么不易,又如何像美人一样挺胸收腹!在紫柳的身边,我看见了蕨,看见了茅草,这些来自《诗经》年代的久远植物,以及几样叫不出名字的细弱的藤蔓植物。品种寥寥的几类植物,似乎在无声诉说紫柳的寂寞。也许,风送过另外一些种子到达这里,但是这样容易干旱高寒的山顶上,它们又走了。或许,苦难和寂寞,原本就是一种修行,所以才有了活了一千多年的紫柳。

一千多年啊!一千年,这山下,王朝兴替了多少个。一千年,山中一个普通家族兴旺繁衍了几十代。一千年,这山野上的杜鹃花耗尽心血开落了一千次。一千年,前面的代代朝朝已经成土,山中某族的后人或许已流落他乡,而杜鹃,也或许经蜜蜂做媒,已经变异了品种。只有紫柳还在。还在这高山之上,在春夏之间的五六月里开着白花,漫天吐絮,每一朵柳絮都是一个词语,它在娓娓诉说这千年的变迁事。一千年,紫柳太老了,但姿态依然刚硬遒劲。铁一样屈曲突兀的干,如游龙,似苍鹤,还在向上,身段不肯低下来。紫柳的老,是老骥伏枥、志在千里的老,是白发的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的老。时间淘洗人事万物,一棵植物,就这样巍然挺立在时间的洪流里了,成了树之王。

我穿着绿条纹的裙子,悠悠走进这一片紫柳园,像江南石桥边一片婉约的垂柳的叶子。当我离去,离开生有紫柳的妙道山,离开岳西县,一路上听着车窗外的铿锵雨声,忽然觉得我的生命经脉里似乎有紫柳的汁液在铿锵流淌。

生命是一场修行,在得道者那里,时间在他身上被成倍延长,展开。

点评

本文曾被选为中考试题。文章语言细腻,描写细致,运用比喻和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,使文章读起来摇曳生姿,画面感很强,主题挖掘也很深刻。



老冰棍

那时候，他和她是青梅竹马的一对小人儿。梅雨刚过，阳光在水桦树的叶面上随微风翻滚，像新擦出来的一件瓷器，明晃晃，灼人的眼。是午后，他和她不睡午觉，瞒着大人，往蝉鸣沸腾的地方去。

也是听大人们无意中说起，三个蝉蜕拿到镇上的中药房里就能换一分钱，他就悄悄告诉她了，相约着一起去捡蝉蜕。第一天，他们很快就在树根旁，在草丛里捡够了三十个蝉蜕。然后在黄昏，他牵着她的手，走到了镇上的中药房。两个小人儿不够中药房的柜台高，他抱起她的腿，把她的一张小脸举到了柜台上。他们得到了一毛钱，幸福无比，出了中药房，买了两根冰棍，一人一根。她说：“冰棍真好看，像奶奶手上的玉镯子，清亮亮的，又像弯月亮一样白，真想天天可以吃。”他说：“行，我们明天还捡！”两个幸福的人，一路说着，回了家。

后来，他们又往中药房里跑了好几天，每次都是三十只蝉蜕，换一毛钱，再换成两根五分钱的冰棍。中药房的阿姨喜欢上了这个脑袋瓜趴上了柜台的大眼睛女孩，后来收了他们的蝉蜕，还要和她逗几句。再后来他们的秘密被其他小孩儿知道了，于是大家都捡，僧多粥少，自然，想凑够三十只很难。每次她都捡不了几只，可他，变戏法似的，一个转身，就是几十只。别人没有冰棍吃，他们还有，她牵着他的手，感到骄傲而幸福。

后来夏天过了，但她依然开心，仿佛一个夏天冰棍的甜都屯在心里了。然后上学了，一道去，一道回，书包重了他替她背。夏天再到的时候，就一道儿又去找蝉蜕。中药房的阿姨爱极了这个伶俐漂亮的丫头，把她收作干女儿，留她吃饭，却没注意柜台下面还有一个脑袋。

两个人一路要好着读完小学，读完初中，升高中。只是，都是家境不好的人家，底下都有好几个弟弟，他辍学了，外出打工。她勉强在高中读书，是当年的中药房阿姨——后来的干妈站出来了，拿了学费，供她读书。